

Oriental Studies

東方研究

2010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研究院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東方研究

Oriental Studies

2010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研究院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研究.2010 /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研究院编.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620-628-7

I. ①东… II. ①北… ②东… III. ①文化史—亚洲—2010—文集
IV. ①K30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1006 号

东方研究 2010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编
东方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 李媛媛 陈 帅

封面设计 王 莉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7645

开本 720mm × 980mm 1/16

字数 340 千

印张 20.5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20-628-7/K·15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宗教诗篇与文学诗篇之间:《罗摩功行之湖》

——兼与《罗摩衍那》比较(唐仁虎) / 001

梵语诗学庄严论与西方诗学修辞论比较(尹锡南) / 015

苏菲诗人苏尔坦·巴胡(唐孟生) / 027

阿格叶耶诗歌创作简论(郭童) / 041

象征主义与民间故事的完美结合(孔菊兰) / 049

印地语新小说代表作《无后王》评析(廖波) / 061

论雷努边区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姜永红) / 068

爱的说教

——解读般吉姆笔下的《毒树》(王靖) / 079

被遮蔽的真相

——浅析沙希·塔鲁尔《骚乱》的叙事方式对作品主题的影响(王荣珍) / 088

浅析《伟大的印度小说》的历史人物评价策略(王荣珍) / 097

伊斯玛德·玖达伊的女性主题短篇小说评析(张亚冰) / 107

《被子》之审美反应论

——《被子》中文本召唤与读者反应之互动结构(张亚冰) / 122

试析印度近现代各语种文学发展中的不均衡现象(张恣煜) / 130

无法实现的起航

——论安部公房《方舟樱花号》(李讴琳) / 146

评读私小说研究的三篇经典评论(周砚舒) / 156

《山阳大战》小考(肖伟山) / 165

浅谈《征妇吟曲》与《征妇吟演歌》的对比(谢昂) / 176

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梁立基) / 184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纵向发展(黎跃进) / 216

试析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新趋向(严军) / 227

玄奘在南亚:文化传播的视角和意义(佟加蒙) / 234

甘地自治论中宗教因素新论(周骅) / 241

试从“达摩”思想看印度伦理观(朱璇) / 253

境界与恨情结

——浅谈术语的生命力(肖伟山) / 267

新亚述语人名的句法分类(尹凌) / 274

中文印度现当代文学史述评

——以《印度现代文学》为主(曾琮) / 297

评《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第六章《小亚帝国——赫梯》部分(王欢 王英) / 305

论赫梯古王国时期两篇历史文献的教谕思想和价值(李政) / 314

宗教诗篇与文学诗篇之间：《罗摩功行之湖》

——兼与《罗摩衍那》比较*

唐仁虎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1.《罗摩衍那》的印地语改写本《罗摩功行之湖》与《罗摩衍那》有相当大的差别——《罗摩衍那》是文学诗篇，而《罗摩功行之湖》则主要是神的赞歌；2.《罗摩功行之湖》中的罗摩完全是一个大神形象，而且是一个带有较强的欺骗性的神，是欺骗神；3.这部诗中的其他次要人物与《罗摩衍那》中的人物性格基本一致，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因此，这部诗既不完全完全是神的赞歌，也不是一部纯文学作品，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作品。

【关键词】 杜勒西达斯 《罗摩功行之湖》 罗摩

《罗摩功行之湖》（又译《罗摩功行录》）被认为是印度中世纪、印度虔诚文学时期最重要的诗篇，也是至今依然在印度存在重大影响的山篇。金鼎汉将这部诗作译为汉语出版后在印度引起的反响远比在中国强烈：他到印度去，连印度的国防部长都一定要会见他，而当时印度的那位国防部长并非什么诗人，甚至不一定是对诗很感兴趣的。那么，他为什么要会见这部诗的汉语译者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部诗在印度的影响是因为它是一部特别优秀的诗作还是因为它是一部宗教诗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打算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7JJD752086。

一、神之赞歌

《罗摩功行之湖》是《罗摩衍那》的改写本,但是在《罗摩功行之湖》出版之前,在印度语地区对罗摩的崇拜并不十分盛行,对黑天的崇拜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罗摩功行之湖》出版以后,这种状况便逐渐改变,对罗摩的虔诚崇拜日盛,直至在这个地区罗摩崇拜取代了黑天崇拜。其原因是什么,值得探讨。

史诗《罗摩衍那》是一部纯文学作品。在《罗摩衍那》中,虽然罗摩也是神的化身,但他却基本上是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的;虽然在《罗摩衍那》中也有神出现,但罗摩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神性,只是显示出他的力大无比;在《罗摩衍那》中,他虽然最后战胜了十首王,取得了胜利,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受过伤。简言之,在《罗摩衍那》中罗摩身上的凡人特性显示得相当明显。但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罗摩身上所显示出来的基本上都是神的特性,而没有什么人的特性,所以这部诗应该说是一部神的颂歌,或者说主要是一部神的颂歌,主要是在宣扬对罗摩的崇拜——虔诚的崇拜。这种崇拜与以前的印度宗教信仰,或者说印度的总体宗教信仰是有些不同的。印度以前的宗教信仰,包括印度教的信仰,是带有哲学基础的(被奉为印度教的重要经典的《薄伽梵歌》也是哲理诗,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各派的输赢往往是通过辩论决定的。但是《罗摩功行之湖》是不讲哲理的,就是要读者盲目地崇拜罗摩。这也正好与印度中世纪后期的虔诚文学相吻合。我们知道,印度中世纪虔诚文学的大量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与当时印度的政治宗教环境有关。印度教的虔诚运动最早在南印度出现,后来逐步发展到北印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印度教信徒在伊斯兰教在印度日盛的情况下虔诚地信仰印度教。关于这一点,对印度那一段历史和文学略有所知的人都是知道的,无须赘言。

《罗摩功行之湖》与《罗摩衍那》有相当大的差别。这是读过这两部诗的人很容易体会到的。《罗摩功行之湖》主要是在赞颂神,应该说基本上是一部以诗体形式写成的神的赞歌,作者创作这部诗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或听众,读后或听后虔诚地崇拜罗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对《罗摩衍那》的关键性情节或主人公的特性作了重大改动,对各篇的诗篇幅进行了巨大的改变。下面先比较一下这两部诗各篇的诗行数和总的诗行数。

《罗摩衍那》第一篇 3878 行

《罗摩功行之湖》第一篇 6998 行

《罗摩衍那》第二篇 6208 行

《罗摩功行之湖》第二篇 5926 行

《罗摩衍那》第三篇 4032 行

《罗摩功行之湖》第三篇 1258 行

《罗摩衍那》第四篇 3916 行

《罗摩功行之湖》第四篇 696 行

《罗摩衍那》第五篇 4934 行

《罗摩功行之湖》第五篇 1214 行

《罗摩衍那》第六篇 8828 行

《罗摩功行之湖》第六篇 2818 行

《罗摩衍那》第七篇 5316 行

《罗摩功行之湖》第七篇 2992 行

总计:37112 行^[1]

总计:21902 行

《罗摩衍那》的总行数比《罗摩功行之湖》的总行数多 15210 行;《罗摩功行之湖》的总行数不到《罗摩衍那》的三分之二。但是,《罗摩功行之湖》的第一篇比《罗摩衍那》第一篇的篇幅大了很多:《罗摩衍那》的第一篇不到 4000 行,而《罗摩功行之湖》的第一篇只少 2 行就 7000 行,多出 3120 行,差不多是《罗摩衍那》第一篇的两倍。其他各篇或多或少都减少了一些,减少得最多的是第六篇,《罗摩衍那》第六篇近 9000 行,《罗摩功行之湖》第六篇不到 3000 行,减少了 6010 行;减少得最少的是第二篇,《罗摩衍那》第二篇 6208 行,《罗摩功行之湖》第二篇 5926 行,只减少了 282 行。各篇篇幅的这种改动不只是简单的篇幅改动问题,作者增删各篇诗行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内容,是要读者或听众充分相信并虔诚地崇拜罗摩,要读者或听众相信“罗摩天神想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因此我们不必多说,只需把他的名字念诵”^[2]。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杜勒西达斯才对《罗摩衍那》进行改写,将各篇的篇幅作大量调整,改变各篇内容。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先重点比较一下《罗摩衍那》和《罗摩功行之湖》的内容,主要指出《罗摩功行之湖》与《罗摩衍那》的不同之处。前面已经说过,在《罗摩衍那》中罗摩基本上是一个凡人形象,《罗摩衍那》开篇之后便说:“有个著名的人叫罗摩。”^[3]可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作者一开头便把罗摩和他的妻子悉多都作为神来描写,大加赞颂:“向掌握生、养、死大权的悉多致敬/她能消灭世间的灾难,造福苍生。向脱离一切形骸的天神罗摩致敬/他用幻迷住神仙、魔鬼和芸芸众生/他的神力能消灭世界上的一切幻/他的双脚是世俗苦海的唯一渡船。”^[4]

不难看出,《罗摩功行之湖》的作者在这部诗中要歌颂的是作为神的罗摩,而不是歌颂作为人的罗摩。不仅如此,诗人为了突出罗摩是伟大的神,把他的妻子悉多也作为神来颂扬,开篇便说她是“掌握生、养、死大权的”。众人皆知,在比这部作品早一千

[1] 这是《罗摩衍那》精校本的行数。

[2]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9.

[3] 蚁垤.罗摩衍那[M].季羡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4]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

多年就已经产生的著名的《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人物坚战本是其母邀法王借种所生,所以坚战成了正义的象征。在《摩诃婆罗多》的插图《萨维德丽》中,阎摩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是掌握死之大权的,而且他公正无私,执法如山。他给萨维德丽恩典看似他只是被萨维德丽说服了,但应该说都是符合正法的,因为萨维德丽的丈夫萨蒂梵是无端被阎摩判处的死刑,萨蒂梵的父王也是受害者。然而,《罗摩功行之湖》开篇就“向掌握生、养、死大权的悉多致敬”,说“她能消灭世间的灾难,造福苍生”。我们知道,在《罗摩衍那》中虽然她的出生与尘世的凡人不同,是她的父王在耕地时从垄沟里发现的,但是毕竟没有公开说她是神。在《罗摩功行之湖》的开篇就把她说成神,赋予她这样大的神的权力,目的是要让读者或听众明白她是一个神的形象,从而更加突出作为神的罗摩的伟大。《罗摩功行之湖》的作者把罗摩和他的妻子都说成是神,他们一个“掌握生、养、死大权”,“消灭世间的灾难,造福苍生”;另一个既能“用幻迷住神仙、魔鬼和芸芸众生”,还能用“他的神力”“消除世界上的一切幻,他的双脚是世俗苦海的唯一渡船”。这就是说他们夫妻把人类之事都管完了,人哪敢不虔诚地信仰崇拜他们呢?

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于此,还要把印度教的大神搬出来颂扬罗摩,赞扬他的本事。他在《罗摩功行之湖》第一篇中插入了一个很长的神话故事——湿婆和妻子雪山神女的故事。这是《罗摩衍那》中没有的。这个故事比较集中地讲述雪山神女为何出生、通过修苦行赢得湿婆的心,并请求湿婆把罗摩的功行故事讲给她听。作者就这样巧妙地通过湿婆之口来颂扬罗摩,夸大罗摩的神力。诗人在诗中写道:

(湿婆)笑道:“你既然怀疑,何不去调查/我等你回来,就坐在这棵榕树底下/你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把情况了解/消除由于无知而造成的巨大错觉”/萨蒂^[1]听了湿婆的这番吩咐/满腹疑团地离开丈夫而去/湿婆知道自己不能消除妻子的怀疑/由于冒犯了天神,她的此行不会顺利/罗摩天神想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因此我们不必多说,只需把他的名字念诵/萨蒂变化成悉多,从罗摩面前经过/罗什曼见到她,又是惊奇,又是疑惑/他态度很严肃,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因为他聪明,知道罗摩的力量伟大/罗摩天神洞察一切,是众神之主/他无所不知,能把一切无知消除/可见帕瓦妮^[2]这个无知的女人/竟敢向天神隐瞒自己的身份/

[1] 雪山神女的前生的名字,在这里指雪山神女。下同。

[2] 雪山神女——湿婆的妻子的另一个名字。

罗摩隐藏了自己的造幻能力/通了姓名以后,向她合十敬礼/开口问道:“湿婆神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独自在森林里徜徉”/罗摩的话语既神秘而又含蓄/萨蒂听了莫测高深,暗自叫苦……罗摩见此情形,稍微显示自己的神力/霎时间,萨蒂的眼前立刻出现奇迹/她前面走着罗什曼、罗摩和悉多/后面又跟着罗什曼、悉多和罗摩/她的四周到处都是罗摩的身影/无数仙人和圣者正在向他致敬/穿各种衣服的大大小的神仙/都在向罗摩致敬,匍匐在他脚前/她还看见湿婆、大梵天与毗湿奴/他们威力无穷,一个比一个杰出/还有萨蒂、萨罗斯瓦蒂和拉琪蜜/她们也都跟天神一样,无可比拟/到处是罗摩,他的身边站着诸位神仙/世界上各种生物都一齐展现在眼前/四周的罗摩、悉多与罗什曼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的样子完全相同,使人看得眼花缭乱/湿婆之妻一阵头昏眼花,跌倒在地/睁开眼时,一切都消失得杳无踪迹。〔1〕

这一长段诗是写在罗摩下凡成为十车王之子以前的,主要是表现罗摩的神力。这一段诗中有许多值得解读的地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什么在罗摩还没下凡成为十车王的儿子之前通过湿婆为消除妻子对罗摩神力的怀疑写出这些诗句?我们知道,罗摩是毗湿奴的化身。在杜勒西达斯创作《罗摩功行之湖》以前毗湿奴和湿婆同为印度教三大神中的两位,而且至少已有近两千年,他们的信徒也最多,另外一位大神梵天没有什么信徒。但是,毗湿奴派的信徒中毗湿奴的化身黑天的信徒却很多。罗摩虽然也是毗湿奴的一个重要化身,但他的信徒却远没有黑天的信徒多。所以,《罗摩功行之湖》的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来歌颂罗摩,把罗摩捧到超越湿婆神的重要之神的位置上,而且公然说罗摩“是众神之主”,还说“罗摩天神想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因此我们不必多说,只需把他的名字念诵”。诗人借这些颂扬罗摩神力的诗句,让读者或听众更加相信罗摩是极其伟大的“天神”。的确,如诗中所言,后来念诵罗摩的名字委实颇为流行——现在有不少印度人互相问好时还是念“罗摩,罗摩”。圣雄甘地遇刺身亡之前口中念的也是“罗摩”。可见,诗人的这个目的的确是达到了。在上面引的诗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帕瓦妮“隐瞒自己的身份”变化成悉多后,罗摩“显示自己的神力”,让萨蒂看到的“奇迹”。这个场景颇有点像黑天在《薄伽梵歌》中显

〔1〕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9~51.

示给阿周那看到的世界(罗摩下凡之后,显示给他母亲看到的世界更像黑天在《薄伽梵歌》中显示给阿周那看到的世界。这在后面还要讲到,故在此不拿来为例。只不过不是黑天所显示的在战争中杀死对方那些人物而已)。不过,诗人在这里这样做的目的还有一个,即让读者或听众完全相信罗摩是非常重要的神。罗摩在印度教徒——更准确地说是毗湿奴的化身罗摩的信徒们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罗摩之所以后来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的确与杜勒西达斯的这部诗有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杜勒西达斯作为罗摩的忠实信徒,为了提高罗摩的地位,增加罗摩的信徒,他写这部诗时不惜不顾总体结构、布局,而且使有的地方显得比较乱。如上面说到的罗摩还没有下凡到人世,作者先把他吹得神力无比,而且作者并不是为了使诗歌更有吸引力采用倒叙手法写成的。另外,在第一篇中诗人还简略地说到了十首王称王之前的故事:他经过修苦行得到梵天恩赐,力大无比,且除凡人之外谁也不能杀死他,原因是他看不起凡人,在要求梵天恩赐时未提及凡人。但是,诗中又说明了他将被罗摩杀死。诗人为什么在首篇中先交代清楚十首王将被罗摩消灭呢?或许是想让读者或听众不要有什么担心吧。可是,同时问题也出现了:十首王知道罗摩能杀死他,他后来为什么还要去与罗摩作对,惹来杀身之祸呢?这样写,虽然突出了罗摩的地位,显示了十首王的愚蠢,但是从创作文学作品来看,这种做法却是很拙劣的——结果读者都知道了,读下去有何趣味?但是印度教信徒,特别是罗摩的信徒们想必并不这样认为;印度教信徒,特别是罗摩信徒的评论家想必也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读这部诗时无疑会带着强烈的宗教感情,所以都会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诗,而不会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价这部诗。但是,这部作品在印度影响如此之大,其他国家自然也不能小视,就连《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它不仅给了杜勒西达斯不小版面,还给了他的这部作品重要地位,写道他是“印度的神圣诗人。他的主要著作《罗摩功行录》是中世纪印地语文学最伟大的成就,对印度北部的印度教文化有持久影响”。“他对教义问题兼收并蓄的态度,意味着他能够在印度获得对罗摩崇拜的广泛支持,而《罗摩功行录》的成功,一直是罗摩崇拜取代黑天崇拜成为该地区主要宗教势力的一个主要因素。”^[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说到这部作品时,《不列颠百科全书》该词条的作者主要注意到的还是在文化、宗教上的影响和作用,注意到的是这部作品使“罗摩崇拜取代黑天崇拜成为该地区主要宗教势力”的作用。

《罗摩功行之湖》的第二篇也很长。这一篇名为《都城篇》(或译《阿逾陀篇》),但实

[1]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17,244.

际上写发生在都城的故事,即罗摩没当成太子反被流放的故事所占篇幅较少,而所占篇幅更多的是罗摩离开都城以后的事。罗摩离开都城以后,每到一处,无论是遇到国王或其他各种人,他们都把他当成神来歌颂,“罗摩是至高无上的梵,他无可比拟/用心、声、行敬奉他才是生活的目的。”^[1]“梵”在印度古代早期的宗教哲学中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并不是神,“梵天”才是神,但该诗的作者在这里把罗摩说成是“梵”,实际上就是要把罗摩捧到印度教教徒早已公认的三大神之上。不仅如此,诗人还写道:“梵天、湿婆、毗湿奴都敬奉您脚下的泥土/您保护受苦者,为一切造福,是万物之主。”^[2]这儿的“您”和“万物之主”指谁呢?显然是指罗摩。然而,罗摩又是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的化身,所以诗人一般还是用“神”、“天神”等来指称他。罗摩所到之处,不仅上层人士都知道罗摩是神,而且下等人也都知道他是神,对他崇拜无比,把他的洗脚水当做比甘露还好的东西:“船夫和家人把罗摩的洗脚水一饮而干/使自己的祖先渡过世俗之海,达到彼岸。”^[3]总之,诗人是竭尽能事赞颂罗摩:“啊!罗摩,您就是最伟大的天神”^[4],就连变成金鹿来吸引悉多的罗刹被罗摩射死时,还“立刻现出原形,口中把罗摩祈祷”^[5]。

上面简单地指出了《罗摩功行之湖》中的第一、第二篇中与《罗摩衍那》的第一篇与第二篇的主要不同之处。除上面之外,在其他篇中为了突出罗摩是“伟大的神”,也都作了相应的改动。譬如,在《罗摩衍那》第六篇中罗摩与十首王交战时是受过伤的,如果不是哈努曼到喜马拉雅山上把长有仙草的山峰托来救活他和罗什曼的话,胜利者就应该是十首王了。但是,在这部诗里诗人为了提高罗摩在印度教神祇中的地位,只说到罗什曼受伤,而罗摩没有受伤。另外,在这部诗中作者还一再说明罗摩是没有情欲的,因此删去了《罗摩衍那》中罗摩失去悉多之后那些思念悉多的带情欲的描写。除这些以外,还有很多改动,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再一一提及。

上述一切,充分说明诗人创作这部诗时,在每一篇的篇幅上作这么大的调整,虽然对某些篇,如第五篇和第六篇的删减使情节更加紧凑,删去《罗摩衍那》中那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性描写,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当然更好。但是,我觉得,诗人主要不是为了使这部诗具有更强的文学性,具有更强的文学美,而是为了使罗摩具有更强的神性,才

[1]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92.

[2]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09.

[3]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96.

[4]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10.

[5]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41.

通过各种手段、通过各种不同的人来歌颂,把赞颂多样化,变换一些说法和场景,再把诗句作一些改动,达到赞颂作为大神的罗摩之目的。所以,虽然其中也有些文学美,有些诗的因素,譬如说用诗体,用古代梵语诗习惯的两行一节(梵语诗称为“颂”)的形式等,但这部诗应该说主要是神的赞歌。

二、欺骗神

《罗摩功行之湖》中的罗摩与《罗摩衍那》中的罗摩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有本质上的不同。《罗摩衍那》中的罗摩是“著名的人”^[1],而《罗摩功行之湖》中的罗摩是神,“他的神力能消灭世界上的一切幻/他的双脚是世俗苦海的唯一渡船。”注意,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世俗苦海的唯一渡船”。换句话说,就是其他的神是不能让处于苦海中的人脱离苦海的,其他的修行方法也是不能使人脱离苦海的。诗人就是这样把罗摩捧到了最高的唯一能让人脱离苦海的神的神龛上的。可是我们知道,印度教徒们当然更清楚,印度教是多神崇拜,不可能只崇拜罗摩。诗人如此写,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相情愿,只能说明在诗人的心目中罗摩占据了最高的地位。上面说到的,他让湿婆来颂扬罗摩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任何事情,总是有度的,过了度可能就会出问题。诗人对罗摩的过分崇拜和赞颂,反而使人看到罗摩是一个带有欺骗性的神,一个欺骗神。不过,诗人是不会这样认为的,诗人只是把他作为神来写。诗人在诗中说罗摩下凡以前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十车王,他同意下凡。诗中是这样写的:

天神^[2]见他^[3]态度很诚恳,决心满足他的心愿/说道:“好吧!看来这任务只能由我自己承担!”/……到时候,我亲自下凡,降生为人,做您的儿郎/我将创造出各种事迹,使信徒们幸福愉快/听事迹的人会舍弃情欲与傲慢,渡过苦海/世界之母拉琪蜜是我的幻,她也会下凡/满足您提出的这些愿望就是我的誓言。^[4]

[1] 蚁垤.罗摩衍那[M].季羡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指罗摩。

[3] 指十车王。

[4]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11~112.

罗摩的这些话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仅知道他下凡为谁的儿子，而且知道他下凡以后的任务。所以实际上他是神，而只是要以人的形象出现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即消灭恶魔保卫神人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一开始就带有欺骗的性质。他下凡到十车王后宫后，很快就把他神的特性显示了出来：

他四只手拿着武器，花环从颈上挂到脚前/这位克罗^[1]的死敌神采奕奕，长着一双大眼/母亲双手合十，说道：“啊！敬爱的天神遍入天/《吠陀》和《往世书》说，你不可知、无幻、无品、无限/圣者称赞你是幸福的海洋、美德的源泉/为了给信徒消灾，来到了我的身边/你身上载着无数个宇宙，却由我怀胎/最有智慧的人对这件事也感到奇怪。”/……母亲对天神说：“请你放弃现在的形象/变成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躺在我身旁。”^[2]

注意，莽什丽雅^[3]作为罗摩的母亲，在生下他后不仅对他崇拜有加，而且说他是“不可知、无幻、无品、无限”。这已然不是把他当做一个一般的普通神，而是当做了一个近似印度哲学概念的“梵”的神，也就是说把他当做了最高的真神。而下凡到了人间幼小的罗摩依然总是忘不了他是神，总是寻机把他的神的本事显示给他母亲看。譬如：

有一次，母亲给他洗了澡，梳妆打扮完毕/自己去沐浴，敬奉家神，把他放在摇篮里/母亲献上供品，走到厨房里去取东西/回来时，见到孩子一边吃供品，一边游戏/母亲很奇怪，走到摇篮边，见孩子正在睡觉/再回到祭神的地方，见孩子仍在大吃大嚼/母亲暗自思量：这事情实在太蹊跷/究竟是我的错觉，还是有其他奥妙/罗摩把自己本来的身体显示给母亲观看/他的每一根汗毛里包含的宇宙何止千万/母亲看到无数个湿婆、梵天、太阳和月亮/还看到很多森林、大地、高山、河流和海洋……克罗斯刹之敌见母亲惊得目瞪口呆/收回本来的形象，仍旧变成一个

[1] 一个罗刹。他被罗摩所诛。

[2]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35~136.

[3] 在《罗摩衍那》中译的是 qiao(憍)萨厘雅。

小孩/……哈里天神一再对她说道:“啊! 母亲/请你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莽什丽雅双手合十求他,对他说:“啊! 愿您的幻再也不要把我迷惑!”^[1]

其实罗摩作为大神下凡,要以凡人的形象去消灭罗刹,也就是消灭十首王,为天神和凡人消灾造福。可是,他为什么刚刚出生就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神的本事显示出来,而且还要让他母亲看见呢?这不是要让他母亲把他神的化身告诉其他人吗?可是,他又要他母亲“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这就有点把人搞糊涂了。不过,实际上他并不是要他母亲“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而是要她去告诉别人。虽然诗中确实没有说莽什丽雅把他显示出神的特征讲出去,但是都城的人们都知道罗摩是天神,他到森林里去无论是人还是猴子也都知道他是天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想象,莽什丽雅已经知道他是天神下凡,他不要她“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她还敢告诉别人吗?我认为莽什丽雅委实很聪明,完全理解了罗摩的意图:罗摩说不要她“告诉别人”,而实际上是要她告诉别人。如若莽什丽雅没有告诉别人,那么为什么不仅是都城的人,山村野夫,猴子等动物,甚至罗刹都知道他是天神下凡的罗摩呢?难道是他自己通过某种神力让他们知道的吗?这些从诗中找不到答案。但是我认为,他通过显现给他母亲看到他作为神的本事。他不让他母亲告诉别人,而实际上正是要他母亲传扬出去。这或许就与今天那些喜欢坐轿子的人还批评抬轿子的人不该抬是一样的。其实,没有坐轿子的人,哪有抬轿子的人呢?即使抬轿子的人想抬,没有人坐,他们抬着空轿子还有意思吗?反过来看,坐轿子的人会给抬轿子的人好处,特别是给那些首先提出坐轿子的人应该坐的人好处(当然抬轿子的人不一定都能得到好处,因为首倡抬轿之人提出之后,其他的人不好反对,便只好跟着去抬,但这样的人是不一定能得到好处的),所以抬轿子的人才会抬,不然他们还会抬轿子吗?想明白了,是他们互相利用,各得好处罢了。以此理推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摩的欺骗之道也是很高明的。

除上面讲到的这些表现出罗摩带有欺骗性外,他还和悉多一起做了一件特别明显的骗世之事:他们合伙欺骗众生灵,其中包括与他们同行的罗什曼。诗人在诗中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读者:

[1]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41~142.

当罗什曼到森林里去采集树根和野果/仁慈与幸福的海洋罗摩笑着对悉多说:“啊! 悉多,我要演出一场精彩的把戏/在消灭罗波那之前,请你藏在火里!”/悉多听从丈夫的话,将真身遁入火里/而把影子留在外边,跟罗摩待在一起/这影子的举动与真身毫无差异/连罗什曼也看不出其中的秘密。〔1〕

这个骗局真把罗什曼也骗住了,所以当悉多叫罗什曼去林中看罗摩是否遇到危险时,罗什曼不去,说罗摩“只要眉毛一动,就能把世界化为灰烬”。〔2〕可是悉多的影子一定要他去,于是“悉多说出了一些十分难听的话/罗什曼听了很伤心,决定离开她”。〔3〕从此之后,除了他们夫妇及这部诗的作者外,没有人知道罗波那劫走的悉多只是个影子。他们夫妻骗了其他人倒不要紧,只是以这个假的借口找罗波那开战,直至把罗波那杀死。这说明罗摩也知道与罗波那开战应该有一个理由,不能师出无名。但是,如果像《罗摩衍那》中那样写,罗波那把真的悉多抢走了,后面还会出现罗摩休妻的问题,罗摩就没有那么伟大了。所以,需要罗摩与妻子合伙制造这个大骗局,虽然这是不符合道义的开战的理由。这种事恐怕只有印度教的神能干出来,因为印度教的诸神与其他教的神是不一样的,他们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干。制造之神梵天制造了罗波那这个无恶不作又不能被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神等消灭的怪物之后,如果不给其他神出主意,让毗湿奴下凡为人将其消灭,那么罗波那不是把神和人等全部消灭,由他率领手下独霸三界了吗? 可是,这又不符合世界上或者说地球上的现实情况:虽然天上的神可以是虚无的,但地球上人和其他动物是实实在在的,无法否认的。再退一步说,如果不消灭罗波那,这部诗的作者也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所以作者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就让罗摩和妻子当一回骗子吧。说到底,天上的神是人创造的,是为人服务的,特别是为那些创造神的人服务的。在这部诗中,作者就把创造神的婆罗门的地位抬得非常高,可以说把他们抬到了与神平等的地位。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完了,这里暂且不论。

三、诗中的凡人形象及凡人感情

上面我们讨论了这部诗是神的赞歌和诗中的神是带欺骗性的神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还承认这是一部诗呢? 答案应该说还是肯定的。我们说它还是一部诗,而且不完全是一部宗教诗。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这部诗还是适当地表现了凡人的感

〔1〕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39.

〔2〕〔3〕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42.

情。说到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宫廷政变和十车王、吉迦伊以及女佣等人物。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十车王这个人物。从这部诗中看,十车王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凡人国王形象。他与《罗摩衍那》中的十车王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这部诗中删去了他为什么答应给吉迦伊两个恩惠的原因,增加了罗摩下凡之前当面答应他下凡为他的儿子的情节。诗中对他满足吉迦伊提出的把王位传给她生的儿子婆罗多和流放罗摩 14 年这两个条件之后,他那种痛苦的心情与《罗摩衍那》中是一样的,他痛不欲生:“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六神无主/如遭到了雷击的一颗棕榈树。”“十车王见事情无法挽回,心中极度悲伤/连喊数声‘罗摩’,敲着脑袋,昏倒在地上。”^[1]罗摩离开京城以后,他很快郁郁而终。这些与《罗摩衍那》中的十车王没有什么两样。

另一个表现出凡人特征的典型人物吉迦伊与《罗摩衍那》中的吉迦伊的性格特征也没有什么不同,她听信了女佣谗言,向国王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立她生的儿子婆罗多为王储,二是流放罗摩 14 年。这与《罗摩衍那》中完全一样,没有差别。其实,在多妻多子的王室里,为了争夺王位,王子们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是常见的事,只不过印度没有历史记载,我们见不到历史事实罢了。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不就是为争夺王权而进行的大战书吗?当然,《摩诃婆罗多》不是历史,甚至连历史传说恐怕都算不上,是没有什么历史根据的。印度古代是否有这种史实,我们就更是不得而知了。但到了莫卧儿时代,这种现象就显得非常突出了,不仅王子们明争暗斗,而且赢得胜利的王子还把父王软禁起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不过,这是有记载的事实。在更古老的印度的王国里,是否也发生过这种事,恐怕很难说完全没有。当然,像莫卧儿王朝时那种几个王子兵戎相见,大兴干戈,最后胜者为王,囚禁父王的事也许是不多见的。但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的确比较多,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不必多说。我们提及这些例证,只是想说明吉迦伊提出这样的要求——“合理”“合法”的要求,因为是十车王答应过的允诺,所以实际上不能说吉迦伊有什么错。几个兄弟,一个当了国王,其他的就只能是臣子;国王叫臣子干什么,臣子就得干什么,其他的兄弟不是只能像臣子侍奉国王一样,侍奉做了国王的哥哥或弟弟吗?也许有人会认为,罗摩的品德那么高尚,是不会不善待兄弟的。我们在这部诗中也没有见到罗摩不善待兄弟的描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作者在这部诗里是把罗摩作为神来描写的。悉多为了让罗什曼离开她去找罗

[1] 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金鼎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55,258.